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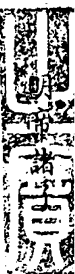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五

明 李清 撰

南史四十五

文惠諸子

東昏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
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

子敬建安王子真阮叔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娘孀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
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
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
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
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幼聰敏帝為贛

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舟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
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孺今何處
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任宋為邕陵王子元友
時宋道哀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為會稽
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
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仗自此公役勞擾高
帝踐祚子良陳之請息其弊

南齊書載子良所陳曰前臺使督逋切調相望於道

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盼左右叱咤自專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掄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魚漿值今夕酒諧肉飲即
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
闕筭捷肆請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狃蒜轉積鵠
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
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臣謂凡諸檢課宜停遣
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送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
別旨人競自罄雖後臺使盈湊徒相疑債反更淹懈
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為不少魚折姦減竊遠近暫

安

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輦而已

南齊書載子良表曰京尹雖居都邑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源抱隰其處甚多舊過古塘非惟一所而民

貧業廢地利久蕪近遣官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
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者辭列開墾之田合計荒熟有
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堰可用十一萬八千餘
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

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
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
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

南郡王昭業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今遠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并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毀庶子在室亦不待嫡而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鯨鯢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

加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
將軍子良少有清望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
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
甘菓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
時帝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請原除逋租又陳寬
刑息役輕賦省徭

南齊書曰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告曰臣
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

金少一八二
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號氣夫國資
於民民資於食漢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
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功新稅力
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臣謂逋租
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
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積
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思
前息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

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自可依源
剷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
黠鮮不容情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詳而後取於事未
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
負罪離營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
足感天和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
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
愛民緩政湘區與密蠻寇熾疆如聞南師未能挫戮

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夏絕
一陞寔惟荒政置之度外不足絀言今懸軍遠伐經
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
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
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恒擾臣謂叔獻
所請不宜所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詔折租布二分
取錢子良又啟曰比天肯極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
好生導嗜穀價雖和比室飢噉鱣鱔雖賤駢門髀質

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
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哀
剋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
承准令上直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
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
而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八屬近
縣既在京畿發備徵調民特尤貧連年失稔稍有流
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免

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度下
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達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凡
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
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賈銜前人增估求狹後
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
相唇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夫
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
譽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俱非

先王立理之本

并陳泉鑄歲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
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
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寶會非委積徒
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
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
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
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

頃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啟諫
南齊書載子良諫曰鑿舉亟動陵犯風烟萬乘至重
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懼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
禁嚴重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導議棄
民從欲理未可安 冊府元龜曰今馳驚外野交待
疎閭晨出晚返頓遺清道此愚臣所震迫况狡鹵玩
威甫獲款闕二漢全富猶加款待如聞使臣頗亦怨
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縉

銜使始登朝殿今既返答宜賜優禮

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帝為止久之
超竟被誅永明末帝將復射雉子良復諫

南齊書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當射雉伏度陛下
信心明照傾金寶於禪靈得使禽魚養命江澤豈惟
國慶民懼乃以翔翔沉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
軀愛體彼我無異一損福業追悔便難

前後所陳帝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

好釋氏甚相友弟子良敬信尤篤數放郎園營齋戒大
集朝臣衆僧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
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
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
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揚州刺史本官
如故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
御羽儀多過制度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啟聞頗加
譴責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

本史曰子良啟進沙門誦經殿戶前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挿御床四角

日夜在內太孫問日入參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表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

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
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下成服諸王
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為三十
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
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
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
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
明器數以袞冕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

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
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
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
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字
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
送望祖劄山悲感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
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
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

表豕問之曰近者王融見殺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
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數年爪牙柱石
之臣都盡今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
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斷故至此
道路之談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漚耳聽之
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字
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竟還魏永元元年
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

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救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

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
勉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
時胡松領軍左新亭寅遣人說之

南齊書載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
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
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

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為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
寶以謀告之狀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承遠知其謀

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惑衆昏因謂東昏曰昨
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
門入事不可量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
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
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
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脯中得其事迹昭胄
兄弟與同黨皆遇害

原文作伏誅今改之

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字文英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內便覺萬里為選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繹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廼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闕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賅賁尸乃著懷舊傳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建元元年封臨汝郡
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
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
鑑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
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鍙金薄哀箭脚亦
使速壞去凡諸服貢自今不敢輒作當得痛杖又曰汝
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教如風過耳使吾失
氣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

水軍帝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璠代之子卿還第
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
兵佐鄱陽王錡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室梁柱際
血出溜於地旬日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豫章王嶷無子養子
響後嶷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
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
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恣

拳捶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
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
直閭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
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帝聞
而不悅曰人名蠻何容得蘊藉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
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
舒降自天帝勝昔遠矣帝稱善子響少好武自選帶仗
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

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
密啟帝敕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
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念殷曇聚中兵參軍
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魏景淵等俱入琴臺下

南齊書曰子響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既降敕旨
正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

併斬之帝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畧中書
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群小敕子響若來首

自歸可全其性命詰之等至江律築城燕尾洲子響白
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
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罪何築城見捉邪略答
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
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略棄之江流

南齊書曰子響始命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
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
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

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臺上放弩 愚按南齊書所
言與南史不同當從南史

子響胆力之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渡洲攻壘斬畧
而詰之法亮單艇奔逸帝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
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舺中流下都初
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及順之將發密諭不許生還令為
之所及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
南齊書曰子響部下懼各逃散子響乃白衣出降詔

賜死蓋蕭子顯著書梁世故為武帝父順之諱也

有司奏絕子響屬籍改姓靖氏子響密作啟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惟願矜憐此苦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帝甚怪恨及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帝自行香對諸朝士頻感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帝因憶子響歎

欽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卒於是豫章王表上表
曰故庶子峭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
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張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
原心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魂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
目願一下天矜使得旋寔餘麓

齊書又曰臣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
璇萼猶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
悲乞

帝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暮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藩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冀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

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帝目送子敬
良久曰阿五鈍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諸子中最為清恬有
意思庶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篤請僧行道
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
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請佛令華竟
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
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兗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八年撰

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收付秘閣十一年為都督
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帝以邊州須
威望許得奏之

南齊書載子懋常請仗世祖教之曰文章詩筆乃是
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嘗憶之汝所啟仗悉吾左
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當覓量覓送

啟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嘗書讀在心足為深欣賜以
杜預手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伏轂自
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
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
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大違敕旨顯達
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
中開都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
閻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
成猶為義鬼防閻董僧慧孃袂曰此州雖小孝武嘗用

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請薊林之過誰能對
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
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
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
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行司馬子懋知之遣
三百人守益城子懋先已具舟楫亭渚聞叔業得益城
仍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
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

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伏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

南齊書載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與此不同

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殯云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樞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服之莫自銷損猶無益也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

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錡同夜先見殺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首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

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為撫軍
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
謀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母樂容華
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時以竹為
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
所致主簿劉駿及侍讀賀子喬為之賦頌建武元年位
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永明十年為北中
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
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
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
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問典籤華伯
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
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鴨逼之左右莫敢動子倫正
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

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
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
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皇
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事悉委之每至覲接輒留
心顧問刺史美惡係典籤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
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藩君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
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曄
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

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
後輒取子罕屐繖飲器等供其兒昏帝知之鞭二百繫
尚方然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
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僕病典籤
吳脩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
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
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俱自
應反豈唯巴東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

取一挺藹一杯漿皆詣籤帥如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
唯聞籤帥不聞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
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並詣籤帥
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害諸王
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衡陽江
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當不至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建武二年見害年

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明帝害武帝諸子
惟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帝還後
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
大永泰元年帝疾甚絕而復蘇於是殺子岳等延興建
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
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我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永明七年封蜀郡
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竣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永明七年封廣漢
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母荀昭華盛寵後
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
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
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群臣奉寶
物名好盡直數百金帝為報答亦如之及應封而好郡
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

改封南康公褚綦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
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母謝無寵武帝
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帝春秋高子夏
最幼寵愛過諸子初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
數乃飛上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遇害年

七歲

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愚按寶源以中興二年薨恐非令終疑與寶脩等三人皆為梁武所害者史遺之耳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封建安郡王
東昏時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
刺史張欣泰等謀起兵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
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見力去車
甲兵寶寅向臺成士民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五

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七
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啟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
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
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
奔魏

愚按本史載寶寅謀反奔魏不奔則死何云反今削
之若它日負魏而反乃為真反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建武元年封南平郡

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宣德太后令賜死

愚按文惠太子諸子盡為明帝所殺今明帝諸子又皆以宣德太后令誅宣德文惠妃也雖蕭衍所假亦見天道之巧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中興元年和帝以為中書令二年賜死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中興二年賜死與寶寅等四人皆云謀反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為觀天惠在求儲已有廢令德
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况先期夙損愆失已彰
而武帝不思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
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
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
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
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
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

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
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
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
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
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等相
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鬢髻也

補遺

東昏侯二子黃淑儀生太子誦吳淑媛生綜

太子誦東昏長子及即位立為皇太子東昏遇殺誦亦廢為庶人後不知所終

丹陽王綜

南史作豫章王梁封也今改作魏封以從綜志

字世謙其母吳淑媛自云東昏子也梁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哀怨望及綜年

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
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叔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
一叔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
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與綜相抱
哭每日夜泣泣又每靖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
士分施不輟惟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麤服厨庫恒
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
行三百里嘗有士人姓王以屯蹟投告綜時大乏唯有

眠牀故阜復帳即解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
如此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帝不疑及長有
才學善屬文帝御諸子以札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
知每出藩淑媛恒隨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
晝夜無別妃表氏尚書令昂女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表
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
有勇力制及奔馬操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
夜出無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帝有

教疏至輒忿恚形色帝性嚴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
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表陳便宜求經畧邊境帝
並優教答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
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
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歲時設
席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
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漉死者骨滲即為父
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歷血試之既有徵矣在

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
試之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
川王宏出至中間登宏羊車次遺奠而出居都下所為
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充州刺史頗勤於事而
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
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
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寶寅謂為叔父襄陽人
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

萬及昇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
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
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
州府事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為魏所
擒手執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

梁書曰綜懼南歸無因與寶寅相見

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詒苗寵三騎開北
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

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
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手答其拜送洛陽及旦齋
內諸閤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豫
章王昨來已來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
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驢馬乘之退走煥
足為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足痛不
復得上馬於是向馬住曰驢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
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華大府卿祖暉並

為魏軍所擒帝聞之驚駭

魏書島夸傳曰衍初聞慟哭氣絕甚為慚惋猶云其子為病風所致人咸笑之

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詒苗寵並為光祿大夫綜改名縝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哀魏太后及群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淑媛吳淑媛俄遇鳩卒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

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渡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

資治通鑑曰贊懼而出走趣白馬山被執魏知其不與謀釋不問 梁書曰為津吏所執魏人殺之 愚按梁書風聞之說無足辨若如南史言贊果欲奔寶寅何以不與謀見釋當從通鑑

魏孝莊初歷司徒大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至洛送綜啟求還時吳淑媛尚在

愚按贊既絕梁武呼東昏父為服斬哀安有求還理
且前既云淑媛俄遇鳩卒而今又云尚在一史中自
相矛盾則此事烏有可知

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
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

梁書載其作曰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
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
苦建章臺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琴

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
漂漂孤鴈何所栖依依別鳩夜半啼聽鐘鳴聽此何
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域窺明鏡罷容色雲悲
海思徒掩抑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縱橫去不
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
落葉何時還凡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

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
葬陵次

愚近考嵩志載綜與主合葬墓無恙所盜誰柩無乃
梁人假之耶梁武又不知以何人之子為子矣

或曰綜為東昏侯竇卷子疑耳子何實其疑乃改梁
武子為東昏兒子曰否否綜亦既仇梁武而父東昏
定于一矣則從其所仇與所父可也雖然竇卷無嗣
可更益以竇卷父負心鸞則無嗣愈可其有後也恨
哉夫至以有後為人恨則鸞與竇卷之為臣為猶子
又為君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五